

Japan resilience  
RIBEN  
FUYUANLI  
〈精装版〉

# 复原力

# 日本 の

了解  
历史的变迁  
直面  
未来的生存

主 编  
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  
尚 侠  
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 
梅野拓实〔日〕

# 日本复原力

主 编

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

尚 侠

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教授

梅野拓实 [日]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本复原力 / 尚侠, (日) 梅野拓实主编. -- 长春 :  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1

ISBN 978-7-5463-5423-1

I. ①日… II. ①尚… ②梅… III. ①日本—历史—  
研究 IV. ①K313.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67260 号

## 日本复原力

---

主 编:尚 侠 (日) 梅野拓实

责任编辑:韩劲松 崔 岩

封面设计:李立嗣

开 本:720mm×960mm 1/16

字 数:260 千字

印 张:17

版 次: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出 版: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: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

地 址: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

邮编:130011

电 话:总编办:0431-86012683

发行部:0431-86012675 0431-86012826(Fax)

网 址:www.360hours.com

印 刷:吉林省东文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ISBN 978-7-5463-5423-1 定价:29.9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0431-86012683

## 本书编委员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井志忠 付丽颖 冯 雅  
刘春英 陈秀武 宋文广  
尚 侠 郭冬梅 钟 放  
梅野拓实

Japan resilience

RIBEN  
FUYUANLI

## 目 录

### 第一章 写在震灾发生之后

- ① 根津的三条光棍.....尚 侠/ 3
- ② 1993 年的断裂.....尚 侠/ 9
- ③ 耐人寻味的结局.....尚 侠/ 18

### 第二章 3·11 地震与日本的国民性

- ① 这一天没有日月星光.....梅野拓实/ 25
- ② 镜头内外的悲情.....梅野拓实/ 33
- ③ 旅游业的低谷与前景.....梅野拓实/ 37
- ④ 震后的日元走势.....梅野拓实/ 45
- ⑤ 在国难与危机之间.....梅野拓实/ 51

### 第三章 蕞尔小国与大千世界

- ① “粗野儿童”的文化恩人.....钟 放/ 63
- ② 近代东北亚的狂放岁月.....钟 放/ 67
- ③ 壮心不已去国忧的老人.....钟 放/ 69
- ④ 直面自然界的肆虐.....刘春英/ 73
- ⑤ 一个震后自杀的副市长.....刘春英/ 75
- ⑥ 记住 1923 和 2011 两组数字.....宋文广/ 78
- ⑦ 事倍功半的首相阁下.....刘 薇/ 81

- 8 饱经风雨的东京都.....袁 冶/ 84
- 9 关于国难中的联合政权.....刘彦峰/ 87
- 10 放一张书桌在校园.....赵黎慧/ 90
- 11 坚船也遇顶头风.....祝力新/ 92
- 12 防灾数字的统计问题.....祝力新/ 95
- 13 废墟上的黑社会群体.....尹伟霞/ 98
- 14 足球也是一种文化.....王晓波/ 100
- 15 重返奥运之路.....刘 杨/ 103
- 16 国际救援的弦外之音.....刘 杨/ 105
- 17 聊聊防波堤.....侯 丽/ 107
- 18 中国留日学生的两难之境.....尹伟霞/ 109
- 19 “台湾第一”的内涵.....李国兴/ 111
- 20 不安的日本与日本人的不安.....王春芸/ 113

#### 第四章 基督能否再来

- 1 “永代桥”的历史悲壮.....陈秀武/ 117
- 2 话说“浅草十二阶”.....陈秀武/ 119
- 3 演歌中的“物哀”文化.....陈秀武/ 122
- 4 地方自治的活力.....郭冬梅/ 124

- 5 报德少年金次郎.....郭冬梅/ 127
- 6 八重樱何时再开.....张小立/ 131
- 7 会呼吸的“紫蚕岛”.....梁 媛/ 133
- 8 NEW AGE 音乐的作为.....刘 薇/ 136
- 9 现代都市社区与古代自治组织.....周英慧/ 138
- 10 300 年前的消防队员.....李素伟/ 140
- 11 宝永喷火口与田中休愚.....曾 妍/ 142
- 12 幕末海啸与滨口火把.....沈洪楠/ 144
- 13 关东大地震后的重建往事.....刘彦峰/ 146
- 14 一方水土一方人.....丁 沁/ 148
- 15 列岛与日本人.....冯 雅/ 151
- 16 铁轨的国产化与高铁.....李 云/ 154
- 17 日本人的健康追求.....许 杨/ 156
- 18 自然崇拜与宗教祈祷.....许 杨/ 158
- 19 “50 后”PK“80 后”.....宫 雪/ 160
- 20 “大和”的人意与天意.....宫 雪/ 164

## 第五章 文学家的灾难讲述

- 1 与忧患结缘的民族.....刘春英/ 169

- ② 文坛扛不住地震.....尚一鸥/ 172
- ③ 神的孩子都跳舞.....尚一鸥/ 176
- ④ 村上春树的反核能宣言.....尚一鸥/ 180
- ⑤ 未曾落定的广岛历史尘埃.....李 军/ 184
- ⑥ 原爆文学的新素材.....李 军/ 187
- ⑦ 《日本沉没》的现实忧患.....刘 杨/ 191

## 第六章 灾后重建谁来买单

- ① “东北电力”的生存模式.....井志忠/ 195
- ② 东墙西墙都是院墙.....付丽颖/ 203
- ③ 赈灾之需与产业内囊.....付丽颖/ 207
- ④ 企业辉煌与终身雇佣.....冯 雅/ 210
- ⑤ 节电意识在海涛声中强化.....李 云/ 213
- ⑥ 暗夜里的东京塔.....李 云/ 215
- ⑦ 重开的新干线.....李素伟/ 217
- ⑧ 汽车产业的深度灼伤.....苏玉丽/ 219
- ⑨ 想起明治的金融危机.....曾 妍/ 223
- ⑩ 遥遥无期的双重负债.....梁 媛/ 225
- ⑪ 平安财政与赈灾保险.....李金成/ 227



12	诺贝尔奖与科技开发.....	李金成/ 230
13	市场经济的新问题.....	李金成/ 233
14	老龄化社会与经济重生.....	王晓波/ 236
15	海浪洗刷后的“经济空心”.....	王晓波/ 238
16	在财阀与政府之间.....	张小立/ 241

## 第七章 广岛与福岛

1	模拟原爆的“南瓜”.....	王春芸/ 247
2	氢弹的最后一个受害者.....	葛雨薇/ 250
3	IAEA 的总干事.....	袁 冶/ 253
4	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.....	沈洪楠/ 256
5	核动力的是是非非.....	周志宏/ 258
6	核阴影下的食品安全.....	王占一/ 260
7	低调的福岛志愿者.....	王占一/ 262

## 第一章

# 写在震灾发生之后



## 1 根津的三条光棍

根津是东京的一条街道，确切地说是东京的一条“老街”。它地处今天的文京区，离上野不远；因哺育过日本近代文坛上的两位巨子——夏目漱石与芥川龙之介，而得美名“文豪之街”。根津有一条胡同曰“弥生”，意在纪念日本古代的弥生文化。总之，这儿的一切很容易令人想起过去的、遥远的日本，在充满现代气息的东京，独具着某种为日本人所钟爱的静谧与优越。

弥生有座院落，不过百十平方米的样子。院内坐落着两幢传统的日本民居，木架瓦顶，格窗飞檐，颇有些古风。主人清野虽近古稀，却精神矍铄。在寸土寸金的东京，单凭这块地方，过殷实的日子便毫无问题了。清野家人丁寥寥，遂将两幢小楼中不经院门即可出入的一幢，出租给了三条光棍。其中一条临时光棍，便是我这个中国留学生。

我迁入根津的时间是1987年9月末。此前，业已在荒川区的小台打发了一年的负笈岁月。这次租下的房间，在靠近弥生一侧的二楼上，有六块半“榻榻米”大小；对我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穷学生来说，这已然是一个奢侈的所在了。二楼另有一个房间，与我房门相对、大小相同，里面住了先我两个月进来的另一条光棍。其时，楼下的两间一套的居室还空着，不久，大腹便便的第三条光棍铃木，便毫不客气的垄断了除公用厕所外的全部领地。我在根津一直住到完成学业归国的那一天，时间整整一年。

蛰居异域，举目无亲，那滋味实在不好受。我因此对这两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，寄托了谨慎的希冀，渴望以此来温暖孤寂的、思乡的心。远亲不如近邻，在东京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，外国人与日本人处邻居、甚至合伙做买卖的也并不在少数。何况大家目下归属于男人的同一类型，理当同事相应，同气相求的。

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与行为方式，毕竟是不同的。或许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得知那位日本青年的名字了。此言所指，乃是对门的第一条光棍。

至今回忆起这种邻里关系的归宿,我在情感上仍有些难以接受。然而当时我显然曾理智地接受过这种人际关系的现实,不然我决不至于连他的名和姓也不肯启齿请教一下。以至于想留下几行关于根津的文字时,无奈之中只能粗俗地以“光棍”相称了。

他比我年轻,如果我有几个挨肩接踵的弟弟的话,他大概可以排在老三老四之列。中等身材,消瘦白皙的一张脸。为人的其他方面我则全然不敢妄言了。因为 365 个日夜,除了互致过几百个、也可能是上千个“你好”之外,我们彼此之间再没有过任何的语言及其他方面的交往。他从未主动和我谈过什么,我也从未主动地与他谈过什么。他也许认为没有这种必要,我也许曾经认为有这种必要;既然他认为没有这种必要,我也就不再会认为有这种必要了。这并不意味着我忌恨他的处世哲学,或者他在什么地方开罪过我。人乡随俗之道,至于我这样的中国人仿佛与生俱来一般,根本用不着什么人来开导。何况开了一年的眼界,这种人世冷暖的体味,当然不会是初次遇到。

忘记了什么时候,也忘记了从什么人口中,我得知他是一位东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,而且正在准备考取该校的法学博士课程。东大可不是等闲之辈的乐园,怪不得一年中有那么几次,早上我拉开房门上学时,差点被匆忙的他撞回自己的房间里,敢情都是学府中人,过的是大抵情趣相通的日子。

日本的木结构建筑,据说有防潮防震的功效;但隔音效果极差,显然不是人类巢穴的理想样式。好在我是长春人,对门那条光棍的叔叔或大伯,在历史上曾经欺负过我的叔叔或大伯 14 个年头,然后扔下一些强迫中国人为他们盖的房子、拍拍屁股回来了。大概在我八九岁的时候,随父母从东四道街的一个传统的北方大院套里,迁入地处宽城区厦门路伪满洲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幢三层楼里,这座楼房应该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,楼的正面还清晰可见“三桥自动车株式会社”的字样。

我便是在那样的房间里长到了 17 岁,多少总该会有点适应能力的。可是,关于日本人在这种日本式的住宅里的生活方式,那光棍弟弟则是我的第一位真正的师长。我从未听到过有刷牙、洗脸或收拾被褥的声音从那房中传来;也从未听到过他的房间里有人讲话。他可能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,却不可能从来不做饭吃。对我来说,来自邻居的任何不愉快的干扰都不会发生。除了可以听到他出入时拉动房门的摩擦声,我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;理解不了人对自身的克制,怎么可能达于这样的化境。

思维这东西总是带给人烦恼,我由满足而压抑,由压抑而悟出日本人、

包括“新人类”的人际关系学的某种底蕴。他不愿意接触人、交朋友,更不会轻易地与一个外国人来往的。对人际关系,他有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、冷酷的现代意识与防范心理。而且,我既不会与他形成利害关系,也绝无成为某种功利目标的可人之处。这样,在他看来,我们之间作为陌生人,比朋友关系会来得更为轻松自在些;而不似在我看来,这种干脆拒绝往来的态度无异于以邻为壑。

或者,他的叔叔或者大伯当年死在了中国——如果我假设的人还健在,请他宽恕;我在思考问题,并无诅咒什么人之意——不是那么回事,必须肯定他一直是与人为善的。他实际上在极审慎地对待与我的关系。严于律己中表现出层次不低的道德修养;而且,我也还有能力将这种行为准则理解为一种对“外人”的尊重的,一种很是深沉的尊重。

告别日本之际,目睹这幢房子,我的心绪复杂到找不出可以表述的语言,仿佛是一个偶然,仿佛与我的离去并无干系,他这时默默地出现了,脸上似乎还挂有一丝笑意,从我的堆在门口的行囊旁绕过,甚至并未道一声再见。而我,却顿然觉得一年来同他相处的并不算远。我毫无理由要求别人的所想符合一己之愿。何况日本人与中国人近百年来不但各有各的近况,近邻关系也委实一言难尽。

人类需要理解。

别了,光棍老弟。

就人的本性而言,看上去在对外交际上完全是一个模式的日本人,实际上是不可能没有区别的。铃木叩响我的房门时,我正准备迎接在根津的第36个梦魇。他五短身材,目凸唇凹,有很重的眉毛胡子;是个长我4岁的、典型的日本汉子,名片上写着“三叶医疗器械公司专务”。据说他觉得现代公寓无异于牢房,所以才选中了这栋传统住宅。和对门的那位年轻人相比,这位仁兄的文化面目传统味儿要浓一些。

我在他那儿吃了顿面条,他这样做是依了古老的日本乔迁习俗,以求邻里间相处得和睦、久长。然而,这顿面却未能为我们三条光棍提供一次相聚的机会;直到我离开日本,这两位大和兄弟也始终是井水不犯河水。而我与铃木,那以后的半年左右的时间也大抵处于敬而远之的状态;虽有些接触与了解,双方也都是进一步、退两步。待到1988年春,上野的樱花开到七层上下的时候,我们之间的关系竟如大江冰释、一泻千里了。

静冈县境内富士山脚下,有一家别墅公司“不二庄”;看似传统、实则颇现代的三幢小楼,围起一片优雅的园林。铃木的一位表姐,便是这里的女主

人。因为需去医院护理病重的男主人,铃木受托代管房舍三日,并希望我陪同前往。其实正值学校放春假,我于赋闲中欣然从命,第一次去了那里。

女主人德力绥子,是插花“草月流”的一位传人。插花是日本的“国技”,也就是说她是国家级的艺术家。日本上层社会的家庭至今仍保持着女儿出嫁前、亦即做家庭主妇之前,必须掌握插花技巧的习俗。“不二庄”为此每年办一两期插花培训班,每次招收的十个八个学员的学费,便可以得到超过一般大学教授的收入了。这位大姐总是有机会便在我面前展示她的作品,让我早上从房间里醒来时心旷神怡。

男主人德力先生是静冈县里高中的历史教师。1988年末我回国的时候,因患肝癌便早早地去天国了。他患病期间我曾去医院探望过,还记得这位日本知识分子的历史观:中国 5000 年,日本 3000 年,而美国不过 300 年而已。人类史是永不休止的存在,美国的辉煌不可能是这一过程中的永恒现象。讲这番话时,他消瘦的脸上焕发出一种光泽,那是战后日本知识界真实的美国心态使然。

归返根津以后,铃木突然发觉自己的装有现钞、驾驶执照、健康保险卡等价值上百万日元的钱包,已不知命断何处。人之患在于好为人伴;我如果像鲁迅他老人家那样迟钝于自然感受的话,也不至涉嫌这种跳进日本海也洗不清的事情。何况作为“公派自费”东渡的中国人,我在日本一直生存维艰、经济窘迫呢?

进退维谷之际,我收到了一个邀请电话。作为对上次劳苦的回报,铃木的表姐请我二顾“不二庄”。无奈,只好出其东门与铃木驱车冒雨上了路。次日清晨,雨后新晴,我散步在园林中。真是天不灭曹,在一丛不知名的花木旁,我拾到了那个被大雨淋得狼藉的钱包;显然是自失落后还不曾被任何人发现过。我把钱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还在屋内沉睡的铃木。这种事对于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的职员而言,是不可思议的;按日本的规矩,失主理当拿出复得之物的 20%左右作为回报。他告诉我,他既不是暴力团,也不是同性恋者,更不会在我这个中国的大学讲师身上搞什么政治勾当。我拒绝了他的好意,并回答说:我想买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,你对中国人还应该多了解一些。

那以后无论在什么场合,他对我都口必称“尚先生”而不是“尚君”了;我则直呼“大哥”而不叫他“铃木君”了。我们之间的友情,也很快自然地发展到同饮一瓢水、同造一锅饭的程度。他对饮食的要求不低,这是在暧昧的表象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。我囊中羞涩,好在中国人都是做菜的天才,当代中国全新和半新不旧的家庭中,煎煎炒炒早已不是娘子的专利;而在时间就

是金钱的日本，据此也多少可以找回一点心理的平衡。这给我们彼此的生活，都带来了难得的生机和畅快。我奔波一天归来，肯定有杯水酒下喉；他伶仃半世，从此可以伴着无尽的话题入梦。这是1988年10月我回国前4个月左右的事情。后来我常常这样想，倘若没有与铃木的这般缘分，没有他所化解的、我在东京所感受的世态炎凉，回国以后我的第一件事，会不会是去看神经病医生？

我原本以为，铃木至今不娶，肯定是个独身主义者；现在我才知道，此大谬也。铃木祖籍东京，是个道地的“江户子”。战前他的父亲便成为日本有名的木材商，家财万贯。麦克阿瑟宣布废除日本旧币的那个早上，他突然成了穷光蛋，一生荣华，尽付东流。后来他卖掉仅存的不动产，分给8个子女去各寻生路；自己则从此不再工作，每日长醉不醒，几年后与老伴先后过世。当时兄弟姐妹中，只有铃木留了下来，他为极尽孝道奉献了学业、婚姻与前途。父母死后，铃木的世界变得很窄了；凭借仅仅高中毕业的学历，他勉强在一家小公司里找到一碗饭吃。同龄的女性大都做了母亲，老一点的他不想找，小一点的他不敢找，就这样成了日本的“大龄青年”，一位东京最普通老百姓。这是一个质朴厚重、追求情感价值的人；也是一个受到生活冷落、在当代日本人际关系的高墙冷壁面前很难找到抚慰的人。

我回国前的一个月，他说要送一点像样的礼物给我的妻小，然后搬出早已备下的一箱药水制剂来。据说作为日本医学界的成果，其渗透能力可以愈合人体内脏的溃烂之处。我插队五年，也因此被胃溃疡折磨了二十余年，他要帮助我找回健康、去见国内的亲人。他像一位真正的兄长对待自己的弟弟那样，每天夜里12时至1时，跪在我的身旁，在电炉上把药水加热到45℃左右，用两块敷巾交替浸湿，为躺在“榻榻米”的我热敷1个小时；30个夜晚，从未间断。有幸遇到一位拉开思想阀门的日本人的中国人，应该满足了。我更多地理解了铃木，也更多地懂得了日本。

1988年9月27日，我婉言谢绝了日本知识界几位友人的好意，只让铃木一个人送我去成田机场。行李寄存后，他嚷着肚子饿了，指定由我掏钱，由他点菜。在机场的一家中国餐厅，这个从来滴酒不沾的人一口气喝下了一升生啤酒，顷刻之间脸红得像个关老爷。离别在即，我找不到可以说的话，他望着满桌一动未动的菜肴，潸然泪下。窗外，天公此刻也正为秋的东京，送来一场凄风冷雨。

中国民航的波音737在暴雨中移动的刹那，我影影绰绰看见露天瞭望台伫立着一个人影。我深信那就是铃木，不由得泪飞如雨。一年——不，半年



的相处,我从你那里得到了无价的人间之情,现在又飞向故乡的怀抱;留给你的,却仅仅是苦涩的记忆与重又孤独、寂寞的现实。我欠你的太多太多,多到凝聚为一种罪恶感。

相逢何必曾相识。

保重,光棍大哥。